

虔州恨

肖海峰

廖

军著



499532



90499532

虔州恨

肖海峰 廖军 著



一九九二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169 号

虔州恨

肖海峰 廖军 著

责任编辑 邵凤初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山东安丘县第一彩印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1/32 5 印张 110 千字

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 9200

ISBN 7-5048-1720-1/I·242

定价: 2.90 元



目 录

- 第一回 浔阳楼计认乡亲 (1)
鄱阳湖强盗遇贼
- 第二回 庆寿辰总兵献珠 (16)
吃海宴贺客分金
- 第三回 鸳鸯桥管家寻花 (33)
群仙楼大人买妓
- 第四回 姚汉章寿尽西去 (49)
好奶妈哭诉真情
- 第五回 火烧姚衙前调虎离山 (60)
逃遁水岔口如龙入海
- 第六回 失珠宝魏府疑盗贼 (72)
封货庄姚府起杀机
- 第七回 旧恨添新仇孟知县替死 (87)
下书再角斗李老三带劳
- 第八回 天一角付之一炬 (101)
武学巷应运而生
- 第九回 后继有人姚玺得贵子 (124)
夺宝无望江氏灭后裔
- 第十回 败走杨判巷江里跃落网 (136)
惩处马婆岭项圈恨连绵

第一回 浔阳楼计认乡亲 鄱阳湖强盗遇贼

明朝末年，甲子年间，崇祯皇帝的贴身锦衣被贬职为虔州总兵。这位年仅三十岁的四品锦衣护卫，乃虔州府第一贾商姚汉章的收养儿子名继祖字玺。虽遭贬职，但到家乡做官，比不上在京城那样体面，可地方官见了也得恭维三分。他携带眷属乘船沿运河下金陵又沿长江而上。当时正是初冬季节，江面上大雾弥漫，这艘官船好似坠入雾海，船工们紧聚船头搜索方向。虽然扯起了三道风帆，但在汹涌澎湃的长江中，行驶得很缓慢。这官船的主人——姚玺，在大官船中坐立不安，时而喝上几口闷酒，时而在舱中踱来踱去，此时此刻，他的心情正像波涛翻滚的长江流水。这位少年得志的姚总兵，十八岁从军后便选入皇宫锦衣卫队，因其武功超群，智慧过人，崇祯几次遇刺脱险，皆赖他救护。他屡建功勋，得到皇上的赏识，十九岁便被晋升为御前贴身锦衣。十多年来，他算得上皇帝老子眼里的红人，卫队中的佼佼者。锦衣总领又把爱女许配给他，他更是八面威风。

常言道：“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”就是在年年初，湖南岳阳府发掘出一对钻石麒麟，价值连城，当时要献给皇上，因南方匪患不断，要求朝廷派大内高手押宝进京。这位红得发紫的姚锦衣，不费吹灰之力便捞到了这项美差。

姚玺日夜兼程赶到岳阳，向州官交了文谍，即刻装好宝

器，雇好船只沿长江而下，来到江州已经是傍晚时分。正准备停船靠岸，谁知锚已抛下河里，船仍往下流，众船工不知所措，都到船头帮忙，姚玺也到船头询问情由。就在此刻，水下一个江洋大盗跃入舱中，将稀世珍宝——钻石麒麟盗走。

贡宝被窃，他空手回到京城，崇祯盛怒之下，姚玺落了个杀头之罪。他坐在死囚牢里，一幕幕飞黄腾达的往事在他脑海里出现。今天落到这步田地，他伤心落泪了，他叹惜道：“君要臣死不得不死，伴君如伴虎呀！”正在等待处死的姚玺从囚牢里被提到金銮殿。崇祯是个刚愎自用的君王，他忧忧寡欢地道：“你的失职，使稀世珍宝失窃，本应处死，你岳父给你说情，孤免你一死。现在南蛮一带匪患不断，又有团匪闹事，朕派你任虔州总兵，对南边严加防范，将功赎罪！”

这位九死一生的姚玺听了崇祯赦免的金口玉言，欣喜若狂，他感激涕零，再三谢主龙恩，表示誓死效忠皇上。

不日，他离了京城，往虔州赴任而来。回忆这段往事，他的心绪，像倒翻了五味瓶，不知什么滋味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官场失宠，情场失意，赌场失本最为痛苦。他端起酒杯，仰起脖子，一饮而尽。然后理正思绪，他虎口余生，感到庆幸，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”这句话又成了他的精神支柱。

他重振精神，转郁为喜，唤来随从马上摆设香案，在大官船中敬香祭祖。上了三柱香后，姚玺抱拳道：“多蒙上苍保佑，感谢祖宗在天之灵，姚某能在虔州发迹，定要重酬上苍，重修宗祠。”说罢，将祭酒倒在案前。

此时将近黄昏时刻，随从进来禀报：“启禀大人，船快到江州，是继续向虔州进发还是在江州停船靠岸？请大人示下！”

姚玺听到江州二字如临大敌，精神忽然紧张起来。少顷，他镇定下来，说道：“就在江州靠岸，我倒要看看江州的真面

貌!”

他们的对话，被船底下两个江洋大盗听得一清二楚，本来就要偷窃官船，听这位当官的是操虔州口音，出于乡里乡亲的本能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也就不下手了。一个猛子扎了十多里远，两个水鬼隐没在夜色之中。

江州位于江西北部，上通武汉，下达南京，是江西的水上枢纽，文化交通发达，这座江城是历代兵家必争之要塞。浔阳楼在江州东部，与安徽黄梅遥遥相对，站在楼上远眺，可以尽收沿江两岸无限风光。浔阳楼的建筑古朴典雅，“浔阳楼”三字不知出于哪位书法大师的手迹，书写得苍劲有力，更使得浔阳楼建筑与书法溶为一体，相得益彰。

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，姚玺带一名随从便服游览江州。与其说是游览，不如说是寻觅。他的前程是在江州失落的，来到这繁华而又陌生的江州更使他茫然了。

他怀疑江州的每一个人，每一条小巷都有藏匿江洋盗贼的嫌疑。每到一处深巷，他都要窥视一番，弄得他的随从莫名其妙。正因为姚玺有这种心理状态，在江州闹出了一桩小事。

有一位赶路的百姓，无意中冲撞了这位姚大人，他便视此人为盗走钻石麒麟的江洋盗贼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便把这人打得鼻青眼肿。

那人是江州人氏，熟人又多，怎能受外乡人的毒打和欺辱呢？上前一把抓住姚玺的衣领口道：“你这人真不讲理，凭白无故打人，是哪里的王法？”

“你偷了我的东西……”姚玺一口咬定道。

来人马上辩驳道：“我偷了你的什么？捉贼拿赃吗？”

这时来了许多围观者，有的认识被打的李仕，都为他说话了：“人家李仕是有名的老实人，怎么会偷你的东西呢？”

有的说：“李仕是我的街坊，从小读书上进，从来没有鼠盗狗偷的行为，分明是诬陷好人！”

在众人的哄闹下，姚玺方才觉醒，自知理亏，显得有些尴尬，众人更加起哄，有的说：“拉他见官去！”

姚玺强硬地答道：“见官就见官，难道怕你不成？”

这时随从来到姚玺跟前，小声道：老爷，勘合（即身份证）没有带上！”这时姚玺似乎有些软了下来。

这时围观者又叫道：“这小子竟敢到江州来撒野，不要放过他，要他赔银子！”

这时姚玺的随从出来打圆场：“诸位，我家老爷多喝了几杯酒，请大家原谅。这位公子被打伤了，我这里赔他五两银子。”转身把银子交给李仕，又继续道：“小兄弟，对不起，这点银子作为你的养息费吧！”

李仕接了银子，白了姚玺一眼也就走了。

可围观的人仍在议论：“他再有钱不要到这地方来摆臭架子，李仕这小子见钱眼开，得了银子不了了之。”

有的随声附和道：“这回便宜了这小子！”

因为受害者都走了，这些围观的人群也就陆续散了。姚玺自讨没趣地悻悻而去。

姚玺离了这是非之地，向着江州东方而去，他精神疲倦地走上了江州第一名胜——浔阳楼。浔阳楼建于唐代，坐落在江州东部的小山坡上。在此楼上，视野开阔，眼收两岸无限风光，所以历代文人墨客都喜欢到此题诗作赋，《水浒传》里的宋公明，发配江州时，酒醉后曾在此楼题过反诗，虽然几经沧桑，仍然留下污迹。加上浔阳楼的酒确实负有盛名，他的门槛上曾贴有这样一副对联，左边书“世间无此酒”，右边书“天下有名楼”。正因为如此，更使得浔阳楼名声大作，可以和湖南的岳阳

楼，湖北的黄鹤楼，广东的镇海楼齐名天下，吸引了九州游客。不仅文人雅士喜欢登楼游览，就连那些武夫贾商也喜欢到此附庸风雅。

这位贬职的虔州总兵姚玺，系一介武夫，刚才被百姓纠缠，被众百姓指责，他好不烦恼，为免事态扩大，才上楼来暂缓一下气氛。他叹了一口气，然后镇定下来，在楼上踱来踱去地自思自想：我本是皇帝的四品锦衣护卫，大臣们见了我也得颌首，今日便服游览江州，竟遭到众百姓的奚落。这使他真正体验到“虎落平川受犬欺”的滋味。想到此，他感到恶心，突然倒了一包苦水出来。

“老爷，你怎么啦？”他的随从惊问道。

“不怎么，只是反胃罢了！”姚玺不以为然地答道。

然后他神情自如地在楼上东瞧瞧，西看看，虽然楼墙上写着许多诗句，但这位从小不用功的总兵大人却很难认得出来。此时他什么都乏味。姚玺好胜心强，刚才吃了败仗，此刻仍然耿耿于怀，心里很不舒服，心情难以平静下来。

忽然楼下传来一阵虔州口音的辱骂之声，他立即来到玄梯旁看个究竟。

只见一位身材高大略微肥胖的贾商正在辱骂他的随从：“你这奴才，我叫你找一条船将这些东西送回虔州，至今已经五天了，仍然没有着落，你有什么用？你有什么能？”

那随从胆怯地答道：“老爷，近日虔州船帮尚未到来，你叫我怎么找呀？”

“你还犟嘴！”贾商打了随从一记耳光，他踉跄地倒在地上，贾商仍怒不可遏，抢上前来欲用脚踢那随从，随从苦苦求饶：“老爷息怒，老爷饶命！……”

贾商吼道：“不打死你这奴才难消我心头之气！”一步一步

逼近随从，欲踢随从。

姚玺见状，高声叫道：“住手！”他急忙下得楼来，又道：“听你口音，你这位客官是虔州人氏吧？”

那贾商怒气稍息，便说：“在下正是，你是……”

“我也是虔州人氏，这叫做异地遇乡亲，总觉得格外亲啊！”姚玺风趣地说。

“请问客官尊姓大名，府上何处？”贾商反问道。

“在下姓姚字玺名继祖，寒舍在南门口的一条小巷名姚府里，不知阁下……”他回问道。

那贾商随从站了起来抢先道：“我们老爷姓何名海龙，家住半边街。”

姚玺见这位被打的随从抢先代主人回答问题，贾商没有反对，点头表示默认，以为奴才讨好主人罢了，便高兴地道：“啊，幸会，幸会！”

这时贾商迎了上来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”

姚玺接道：“何老板，刚才不知为了何事动怒！”

何海龙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客官有所不知，我有一批货物要及时发往虔州，这个奴才找了四五天的船，仍然没有着落，所以……”

“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这点小事还用得着折磨下人吗？再说还得讲究场合，免伤虔州人的尊严嘛！”姚玺半真半假地说道。

“客官说得有理，我是一时冲动，所以……”何海龙自知理亏地答道。

“这事看在姚某的份上，不要再责怪下人了。”

何海龙接道：“理当遵命！”

“何老板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明天可以把东西搬到码头上

来，乘我的船一同往虔州好吗？”

何海龙故作惊讶地道：“承蒙老乡教诲，又慷慨帮助，真是打扰了，小弟没齿难忘！”

“区区小事，不值一提，何说打扰呢？常言说，亲不亲，故乡人吗！”

何海龙接口道：“美不美，乡中水啰！”二人话说投机，会心地哈哈大笑。

尔后姚玺郑重说道：“那就一言为定，明天恭候老乡光临，失陪了！”抱拳作别。

“姚客官慢走了，恕不远送！”何海龙客气地回道，目送这位老乡远去后，何海龙和他的随从扑嗤一笑。

“师傅，刚才打重了，请师傅勿怪！”何海龙略抱歉意道。

“徒儿，假戏真做，应该这样。明天就要乘他的官船回虔州，一路之上要多加小心，随机应变。一般说，那些当官的利欲熏心，如果他有所求，可以满足他的要求，只要他把我们带回虔州，也可以给他一份，把此人拉拢过来，将来万一出事，他在地方上可以抵挡，你明白我的用意吗？”江里跃郑重其事地面授机宜。

“明白，谨记师傅的教诲！”何海龙肃然起敬地回道。

“好了，我们也该去打点打点，不要误了时光！”说完二人匆匆离去。

这师徒二人很有心计，在江州重演了一场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的苦肉计，和姚总兵攀上了乡亲。

这位随从就是那何老板的师傅，他一身水上功夫，在水下可以憋上个把时辰。他精通刀枪剑术，轻功已到登峰造极境地。他从不炫耀，少小离家，苦大仇深，养成了孤独内向，沉默寡言的性格。他练就了一身武艺，专在浔阳江一带和官府作

对，偷窃了不少官船，杀了不少脏官。那些钦差、巡按大人也无可奈何，只好哑巴吃黄连，有苦难言。这都是靠江里跃的机智和本领，靠他的沉着和老练。他每次得来的情报皆准确无误，他经常化装成最不显眼，最普通的贫民百姓，亲临其境去侦察地形地物，所以他很少失手。

有一次，那是十年前的往事了。江里跃在浔阳江边“踩盘子”，傍晚时分，忽然江中有一个小孩被水卷在江心，江里跃一个猛子扎到小孩身边，一手抓住小孩的头发，一手游泳，将小孩救了起来。又把小孩扛在肩上，把小孩肚子里的水倒了出来，让奄奄一息的小孩喘上了气。等小孩完全苏醒过来后，又给了一包吃的东西放在小孩身旁便转身要走，小孩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江里跃停步转身问道：“小鬼，你可以回去了，还哭什么？”

“叔叔，我无家可归，你不如让我死了的好。”小孩带有责怪地道。

江里跃又气又好笑，听话音小孩在抱怨自己不该救他，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忙问道：“小鬼，你家住哪里？叫什么名字？家里有些什么人？可以告诉我吗？”

小孩顷刻泪如雨注道：“我叫王桥，家住虔州府兴隆巷，父亲被债主逼死，母亲含恨去世，姐姐王霞被人拐骗走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人。”

“你怎么到江州来了呢？”江里跃奇怪地问道。

“我十二岁死了父亲，母亲相继去世，邻居们帮我变卖家产才活到十四岁。家产吃完了，再也无法维持生计，一气之下我就投河自尽。在水里淹得受不了，就从水底下钻了起来，碰巧，刚钻出水面，一手就抓在一条船的舵上，就随船沿河而下。饿了，晚上就爬到船舱里偷点吃的，到了这里水深流急，一不

小心就被水卷入江心，差一点淹死，幸亏叔叔你救了我。”王桥又伤心又感激地说道。

听完小孩的诉说，江里跃的脸上流露出凄凉之色，他和这小孩同样是少年丧父母。他非常同情小王桥的遭遇，当时的江里跃仅二十多岁，虽然是独往独来的江洋大盗，名振江湖，但也感到人少力单的难处，事事都得自己亲自出马，如果有个徒弟，有些小事如“踩盘子”“探路”等就免得自己出马，一前一后有个照应，因此便收下小王桥为徒。既教他武功又教他水性，热练“三伏”、寒练“三九”，年复一年，经他调教，小王桥已经长成彪形大汉，功夫已有八成火候，真可谓名师出高徒，这个假扮何海龙的王桥，成了他的得力助手。

第二天清早，江面上覆盖了一层大雾，隐约可见江边两个人影往姚玺的官船而来，前面走的是阔老板，后面跟随着一个挑着两只箱子的奴仆，很快到了官船旁。船头上昨天跟随姚玺游览浔阳楼的随从早已在此等候，见了来人，急忙迎了上去，说道：“何老板，我家老爷吩咐奴才在此等候，请上船吧！”

何海龙故作惊恐道：“这么说来你家老爷是位官人啰？我等岂敢打扰！”说罢后退要走。

那随从忙解释道：“我们老爷原在京城为官，现在调任虔州总兵。沿途之上闷闷不乐，昨日遇见二位同乡要回虔州，正好结伴同行。一来可以熟悉虔州近况，二来可以解除沿途寂寞，所以要我一早在此等候。”

“既然你家老爷好客，我们就打扰了！”江里跃不等何海龙开口，就把担子挑上了船，在随从的指引下，他们在前舱安顿下来。随从吩咐船家起锚开航，一会儿船已离岸，扯起三道风帆向虔州挺进。随从自去后舱禀报去了。

这艘官船由长江转入圩江，船借风力，扬帆而上，很快进

入鄱阳湖中。浩淼的湖水在微风的吹拂下，泛起了片片鳞波，在或隐或现的太阳光的照射下，闪闪发光，耀眼欲花。这湖水表面看来静止不动，实际上水向东流，只要长江水位下降，湖水流速就加快；长江水位高涨，这湖水就稳如平镜了。

这时姚玺的随从来到前舱，见了何海龙恭身道：“何老板，我家老爷有请二位到后舱叙谈叙谈，请二位随我来！”

何海龙答道：“有劳了！”

在随从的带领下两位来到后舱，姚玺一身武官打扮，精神抖擞，正在舱中等候，见何等人忙迎了上来道：“老乡，昨日浔阳楼相识，今日同舟回虔州，到此舱中叙谈叙谈如何呀？”姚玺爽朗地说道。

何海龙故作失礼之态道：“姚老乡原来是达官显贵，小弟有眼不识泰山，昨日多有冒犯，请姚大官人恕罪。”

“哎，都是同乡，何出此言呢？来来来，请舱内坐，看茶！”何海龙进得舱来，用人端上茶后都退了下去。

何海龙坐定后探问道：“姚大人，此次回虔州是省亲吧？……”

姚玺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下官回虔州赴任！”

何海龙继续问道：“想必姚大人定是新任虔州知府啰！”

姚玺直率地道：“小弟行武出身，没有那么大的能耐，仅任虔州总兵而已！”

“哎呀，真是三生有幸，昨日初会姚大人，我就一眼看出姚大人是做官的福相呢！才能这样宽宏大度，为小老儿说情。”江里跃奉承道。

何海龙继续奉迎道：“是呀，姚大人乃是我们虔州新任总兵。常言道，大树底下好乘凉嘛。姚大人，今后还要请多关照啰！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，只要姚某力所能及的，我在所不辞！”姚玺回道。

何海龙感激地说：“承蒙姚大人慷慨厚爱，小弟感激不尽，请受小弟一拜！”欲施礼被姚玺拉住。

“咱们异地遇乡亲，总有格外亲切之感，就不必多礼了。来呀，给我摆酒！”

众随从端出酒菜后，姚玺请二位老乡入席，他端起酒杯道：“二位乡亲，姚某赴任途中巧遇二位，今日同舟还乡，可算得有缘份，所以特备薄酒，以尽地主之宜，同乡之情。来，我们同干此杯！”

何海龙答道：“多谢了！”三人一饮而尽。

姚玺为何添满酒后道：“姚某投军离家，在外十多年了，虔州变化一无所知，知府何人更不清楚，可算得人地两生呀，今后还要仰仗二位呢！”

何海龙思索片刻道：“虔州变化不大，还是那三十六条街，新任知府魏福昌也是虔州魏家岭人氏。这人不亢不卑，老谋深算，听说在省府有很大的背景，只要姚大人和他多交结，很快就能在虔州扎住脚跟。这是小弟的粗浅看法，供大人参考！”

姚玺听后觉得有理，略微点头道：“魏知府虽有来头，谅他不敢把我这个朝廷命官怎么样，再说我与他都是同乡，大家应该和为贵吗！他欲翻脸不认人，也就休怪我不仗义，姚某也不是可欺之人。”

何海龙探问道：“姚大人气度不凡，想必京城还有台柱，魏知府不敢小观大人的！”

姚玺摆了摆手道：“好了，不谈这些了。你们的货物都搬上船了吗？”

“都搬上来了。”何海龙急忙答道。

“有多少？”姚玺问道。

“就两个箱子！”何海龙回道。

姚玺苦笑地反问道：“何老板，你让我哭笑不得。在浔阳楼时，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就为这两只箱子就这么狠心虐待属下吗？叫外人知道岂不有损虔州人的体面？”

何海龙不仅不愧，反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姚大人有所不知，我乃虔州源丰号二老板，这批货物月底必须交付广东珠宝贾商，如有延误，可得受罚呀！你说能叫人不急吗？”

姚玺听后略表赞同。听到珠宝贾商几字他奇怪地反问道：“这么说你这两箱是价值连城的珠宝啰？”

何海龙故意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慷慨地道：“既然姚大人知道，我也不好再隐瞒，只要姚大人把我和这批货物带回虔州，我可以作主，这批珠宝我们三人三一三十一。”

姚玺听后哈哈大笑道：“何老板，何出此言呢？我姚某在京城时这些玩艺儿司空见惯，而且不知得了皇帝老子多少赏赐。再说我们既是老乡，应该成人之美，如果在你们为难时刻受了你的厚赠，一来失去了同乡情份；二来不是让人说我姚某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吗？”

何海龙听了姚玺这番语重心长的说辞，确认他是够江湖义气的朋友，忙施礼道：“姚大人对何某义重如山，那就多谢大人的关照！”

姚玺谦让道：“小事一桩，何必左谢右谢？你这批货可以让我开开眼界吗？”

何海龙接道：“当然可以。听姚大人所说，想必是个鉴赏行家？”

“这到谈不上，只能说是略知一二。”姚玺答道。

何海龙忙迎上去道：“我是求之不得！正想请你鉴别真

伪！”姚玺点头道：“既然何老板赏脸，那我就试一试吧！”

何海龙忙吩咐江里跃道：“快把前舱的箱子拿来，让姚大人看一看。”

“是！”江里跃一直在盯着姚玺，没有发现姚的眼里有贪婪的光泽，便即刻到前舱去了。一会儿把两只箱子提来，放在舱中。

何海龙打开箱锁，掀起箱盖，顿时光泽四射。姚玺走至箱旁，蹲下仔细鉴赏。然后道：“看来这些珠宝都是正品，而且是历代官家和贾商私藏玩物，外行人很难看出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何海龙反问道。

姚玺随手拿了一颗夜明珠道：“你看此珠不是有点瑕疵吗？其实非也，上面刻有物主的姓氏或名字，用肉眼是很难看清的！”

“真是行家所见，佩服，佩服！”何海龙敬佩道，忙又开了第二只箱子。

姚玺道：“何老板别忙，如果是同类珠宝就不必看了！”

何海龙接道：“这对东西我们还不知是什么玩艺，请姚大人鉴别！”何把箱盖打开。

姚玺转身一看，马上蹲在箱旁，久久目不转睛地盯住这对宝物，太阳穴的青筋却暴跳起来。他心想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他，就是因为这对钻石麒麟，差点丢了脑袋，想不到站在身旁的两个老乡，竟是年初盗窃他押运这对贡宝的江洋大盗。他怒火中烧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，但又很快地冷静下来，认为这两个老乡非同寻常之辈，就在他出来船头的一瞬间，贡宝却被窃走了，没有上乘的功夫，岂得有眼前的珠宝？不能鲁莽，要小心从事，他在自我安慰，很快想出了以退为进的